

社會小說

繪圖
海上銷金窟

上海新新書局發行

社會小說

海上銷金窟

集五

第六回 強暴自取痛甚切膚 污穢難堪臭遭沒頂

話說壽官僱了航船。運載錫塊。經過港口的關卡。柳鰈鰈正和金德馨站着閑談。那杆子手無意中露了句船身裝載的分量。和輪身吃水。有些不稱。頓時把鰈鰈提醒。就叫關卡上的差役。檢了一塊上岸。拿在手中。覺得分量甚輕。心中暗暗納罕。就疑心這錫塊中不要藏着夾帶。却見這種錫塊。裝滿一船。倒也有些不敢決定。細細的全神灌注。把錫塊正面側面反頂頭面。翻來覆去的瞧個不已。奇巧不巧的便瞧出破綻來。原來鰈鰈歷年的偵查煙土。和各處禁烟機關。破獲許多私運的案子。真是千奇百怪。層出不窮。這滿船錫塊。在雲南鎔化合而爲一的時候。自然鎔化得天衣無縫。一些瞧不出一底一面。兩塊合成一

塊的形迹。爭奈由雲南運到上海。上船落船。有時又須堆存棧房。正不知遭了幾許的拖碰。況且到了上海之後。再用塌車。一車一車的運到徐家匯。這次復從徐家匯運到南市船上。一路車身激動。雖然當日鎔化得異常牢固。到了今日。那千百塊中。少不得也有十塊八塊。有些走筭。那一底一面。合而爲一接縫的所在。就微微露出些形迹來。偏偏鱗鱗拿在手中的一塊。更加有些癢了進去。好像知道。劈錫塊法兒一般。叫關卡上差役。也取了把劈硬柴的柴刃。用力向錫塊上劈了一下。劈成兩塊。見裏面塞滿煙土。此時看的人幾乎嘩然鼓噪起來。金德馨在傍也伸着舌頭縮不進去。鱗鱗接連命差役取上三塊。劈開俱是一樣。在無意中破獲了這許多私土。倒覺不敢懈怠。那關卡上有個委員。也就子細着幫同追究。船主人聲稱祇曉得承裝的是錫塊。押裝錫塊的東家。另外僱有一只賬船。已經開往前面。那委員知道是本身上責任。也不用鱗鱗分

付。就派了隻小舢板追趕前去。鱗鱗知道這件事須細細查究。就對德馨說道。承你垂詢我的事情。既然要捏到了差使。再付欸子。諒來不至落空。此刻我出了這意外的案子。不能再陪你了。德馨只得拱手作別。下落來時的小擺渡船。解纜開行。一個人在船中兀是想這一船的錫塊。怎樣一齊把土藏入。真是異想天開。偏偏天發其奸。竟遭破獲。這藏土的主人。追上去。若被拿獲。不知人是甚等樣人。更不曉得把他辦個怎樣罪名。一個人胡思亂想。那六十里浦江。順風順水。不滿兩三個鐘點。早已傍岸。匆匆直到梅白格路。新與阿娥借的屋內。這是瞞着羅震武的。阿娥見德馨回來。接着問道。那姓柳的可曾會面。德馨道。碰得很巧。會過面了。他的意思。勸我有幾個錢。還是住在上海享福。我就告訴他。這人是總統府的諮議官。好在雖是和我運動差使。必須接到了事。再付欸子。他始說這樣辦法很妥。不妨試他一試。不過這人的姓名。他却並不知道。阿

娥道。我也是這樣想。必要接到差使。然後把款子給他。一定不會落空。況且他做桃灼。一個月尙不到。已用掉了一二千塊洋錢。依着這樣的手面。知道他可以靠得住。今晚我到生意上去。便須和他談妥。但我北京沒有去過。可和你一同前去逛一次兒。又可避掉姓羅的耳目。你說可好。德馨連連道是。後把船上查獲錫塊內私藏煙土的事。對阿娥講一遍。兩個人議論一番。到了晚上。就一同到迎春坊。那自稱總統府的諮議官。却每每傍晚須到桃灼院子內盤桓一下。此刻正叫了幾樣菜。由桃灼陪着對酌。看見德馨到來。添了兩副杯箸。德馨和阿娥也面對面的坐了下來。三杯之後。又漸漸講到北京去謀幹差使的事。德馨對着那諮議官道。兄台所講的數目。我籌措了兩天。總算如數籌足。不知何日回北。兄弟想附驥隨行。可使得麼。諮議官道。我是專爲老頭兒收些古玩來的。可以說走就走。德馨道。這麼樣罷。明晚這裏備一席酒。彼此暢叙一番。後天

晚上一同動身可好。諮議官道：很好很好。又對阿娥望了一望道：你和金德翁是一天離不開的。今回想怎樣呢？德馨代答道：因爲他沒有到過北京，想帶他一同前去。諮議官聽了，略畧呆了一呆，也就不再多講。晚飯散後，閒坐一會，各自分散。德馨和阿娥回到梅白格路。據那諮議官自己說，恐怕地方上的官長知道他到了上海，酬應紛繁，所以一個人帶了個當差的，住在一家日本友人家內。德馨面前也是如此的講。其實他那裏住在日本人家，從迎春坊出來之後，見德馨和阿娥走遠，雇了一輛街車，直到寶山路羅震武家裏。震武自從醫院中出來，德馨和阿娥的事早已胸中雪亮。越是這一種人，越有決斷。當下叫了幾個同黨中人，裝作當着差的樣兒，把阿娥幾隻衣箱及一切雜用物件，一籠腦兒送到迎春坊阿娥生意上，表明已經恩斷義絕。那阿娥見震武所幹的事，近來大倒其霉，以致着着失敗。如今既結識了德馨，搗兒愛鈔，姐兒愛俏。阿

娥一個人。兼了鴛兒姐兒。那德馨。又是有鈔。至於他的貌。比較羅震武連腮鬚子。自然俏些。故而心滿意足。却深恐震武不肯甘休。心中未免懷着鬼胎。此刻見震武派了人。把自己的箱子雜物。一併送來。樂得照單全收。心中也安了許多。但是震武生平。只許自己作弄人家。如今却平空的被阿娥把自己作弄到這樣地步。豈有甘休的道理。俗言冤有頭。債有主。就先從金德馨身上着想。忽然想着兄弟少溥。從前在上海的時候。德馨一時官興狂熱。拿了四五千塊錢。拿到京裏托他去運動。後來少溥一死。他的事兒也落了空。往後和他常在一起。聽他口口聲聲仍想做官。這條心尙沒有死。並且又喜歡裝足官場中人的幌子。我何不從這條路上着手。當下定了主意。就在同黨中物色人才。何步雷犯了蘇宜春的案子。早已遠避。幸虧他收了個高足楊國裕。這楊國裕的歷史。看官在我書中。想必尙還記得出來。他在本城合股開了個珠寶舖。看上了凌

新寶就着了何步雷和長脚老二的兩個道兒。不到一年。狂嫖濫賭。連股東名下的資本。一齊化去。就此把店收歇。幾個股東把國裕在地方廳告了一狀。在獄中押了兩年。等到釋放。出外。纔知是着了步雷等幾個人的騙局。但這是自己甘心上當。甘心拿銀錢送與他門。又沒有什麼證據可尋。出獄後一個人在上海立腳不住。却親自去找步雷。把從前所吃的虧。絕口不提。祇求他收在門下。一宿三餐。有個着落。並且立誓願圖後效。步雷想不到國裕有這要挾入夥的計畫。倒覺難以拒絕。祇得約略講授些黨中的規矩。又因從前在他身上。着實攪了不少的錢。不便當作門徒。領他去拜了自己的頭兒。作爲兄弟。大凡一個人愛嫖愛賭。都是聰明人做的。國裕一入了夥。果然精明幹鍊。很能辦事。漸漸的就和羅震武等融成一氣。等到震武這次要算計德馨。一來洩着自己胸中的惡氣。二來攪他個一萬八千。庶幾慢慢在上海恢復從前勢力。因何步雷

已走。故就授意國裕。國裕已經嘴上留了八字短鬚。帶了副又黑又大的玳瑁邊眼鏡。充作官場中人。倒也很像。就着手在一家菜館裏叫了桃灼的局。隔了一夜。在桃灼房中吃了一檯酒。折了兩場和。都是現錢。却沒有第二個客。阿娥和桃灼問他爲甚不請朋友。問了幾次。纔說出自己是大總統府裏的諮議官。到上海來。有極緊要的事兒。訪查。更要辦些骨董古玩。這辦古玩的事。外面天然可以讓他們知道。訪查緊要事兒。却須一律瞞着。你們萬萬不可聲張出去。阿娥桃灼等聽了。就把國裕完全當作真話。國裕却自此以後。每隔一天。必到桃灼院內晚飯。每隔三四天。必定咨照桃灼備一席酒。坐起席來。就是阿娥桃灼小金黛玉和房間裏幾個體面的做手。圍上來團團一桌。却一樣十塊洋一席酒的代價之外。另外犒賞十塊錢的下脚。有時幾個人打一桌牌玩意。就給一場和錢。阿娥遇到這種客人。自然以爲是天子第一號裏揀出來的。回到梅

白格路的時候。免不得時常談及國裕的手面闊綽。那金德馨自從發了官迷之後。正在念念不忘做官。聽阿娥說國裕是總統府的諮議官。這次到滬。銜有使命。頓時遂把做官的希望忽又勾動起來。就逼着阿娥。想和國裕併房間的法兒。阿娥雖然答應。却苦沒有機會。又過下好幾天。國裕却故意盤問阿娥做的客人中間。可有熟悉辦古董字畫的人。阿娥知道金德馨是外行。但恐錯了這個機緣。一時難以和國裕會面。當時就竭力舉薦着他。說有個姓金的很是內行。乃是做小金黛玉的客人。等他來時。可以併了房間。與他談談。到了第二天晚上。德馨就裝着打茶圍的樣兒。特地前去。誰知一連三日。等了個空。直到第四晚。剛纔會面。國裕明明是欲擒故縱的法兒。却漫天撒謊。說是南京督軍衙門裏去了一次。這一晚德馨見了國裕。一個是餌魚上鈎。自然竭力的籠絡。一個要依傍門戶。自然竭力的奉承。彼此便成就了莫逆的知己。國裕拿出了

三千兩一張。銀行即期支單。也不問德馨內行外行。托着代辦些書畫玩器。攪得德馨反沒有頭緒。祇得另外托了個相識的骨董。掇客奔忙了幾天。果然收到不少。也有一二百塊錢一件的。也有幾十塊錢一件的。國裕非常感激。收藏回去。預備將來仍好變賣。至多蝕掉幾百塊錢。那裏還去顧及。德馨到了這個時候。認做國裕千真萬確是總統府派來的頭等諮議官。巴結到個五體投地。有時畧略露想要運動門路在政界中謀個位置。國裕一口拒絕。說近來政潮險惡。像你這樣的人。最好住在上海。享些清福。我們深悔當時投身宦海。此時不能擺脫。將來不知怎樣結局。又胡言亂語的。痛論一番時局。幾乎講得聲淚俱下。德馨見當時揮不上口。也就默然。及至過了幾天。國裕又在桃灼房中。備了席酒。說在上海勾當已完。兩三日內就要收拾動身。德馨此時忍無可忍。祇得實說出來。重托國裕設法汲引。國裕仍勸他不必自尋煩惱。末後却說東三

省有個海關監督的缺。很有進款。並且不會幹事的人。也好去幹。在平日我們兩個。既已成了知己。祇銷竭力保舉一下。保管可以手到擒來。無奈此刻政府裏窮得羅掘已盡。空人情講不下來。照着這一個缺的運動費。須得四五萬塊洋錢。我們自己去走動。至少也得要二三萬。幹不幹就在你自己。德馨知道海關監督。果然是個美缺。運動費又祇須二三萬塊。算來甚是便宜。就要求着一同進京。國裕知道這款子不肯落手。連說很好很好。併願代爲運動成熟。等拿到了海關監督的文憑。再付款子。德馨見這樣的破格相待。非但一些不再懷疑。並且感謝到十二分。約定大家再擔擱兩天。收拾行李。一塊動身。當晚就和阿娥講明。阿娥聽說運動費。須要兩三萬塊洋錢。覺得數目太大。又因和震武相處已久。許多奇奇怪怪的騙局。都曾見過。故要德馨再三仔細。德馨被他心中講得有些活動起來。想到朋友中最有見識的。第一是范雲飛。此刻已回

安慶除了他。就想到鰈鰈身上。鰈鰈見德馨說須要得到差使。再付款子。想來不至有甚亂子。況且和德馨不過有一二面的交情。那裏肯代他細細猜度。是騙局不是騙局。楊國裕却見大功已成。只碍着阿娥隨着動身。多了一個人的耳目。但又沒法阻止。就將這番舉動。一一去告訴着羅震武。末後仍舊講着阿娥同去的事。震武笑道。你又不是呆鳥。多一個阿娥。怕他則甚。後天晚上動身。半路上就可以放膽幹你的事了。國裕道。我想到了北京幹罷。震武道。祇要那一處可以下手。自然見機行事。不過火車上脫身便些。國裕道。好在明天還有一天。看他還有什麼事情商議。再行佈置。當晚國裕就在震武處住了一晚。第二天德馨須要籌集款子。又要收拾行李。足足忙了一天。祇在桃灼房中。略談了幾句話。約定次日趁滬甯夜車轉津浦車。在火車上聚會。臨時德馨也帶了一個當差的。國裕暗暗納悶。到了南京。過江轉津浦車。這津浦車的頭等臥車。

有兩個人一間。德馨和阿娥。儼如夫婦。佔了兩個人一間的。帶的當差。買的是統車票。國裕裝着身分。也帶了個底下人。一主一僕。想找個兩人一間的。奈已被傍的客人佔滿。只得四個人一間內將就。內中先有兩個少年。面貌甚熟。細細一想。一個是唱旦角的小綠草。還有一個不甚相識。大約也是在上海唱戲的。想因合同已滿。一同回到北京。那小綠草却不認識國裕。停了一會。德馨走了過來。小綠草站起身來招呼。因爲德馨也是輕歌妙舞社的會員。小綠草初到上海時候。曾到社裏去拜過客。小綠草登臺的第一晚。社裏的人就和他去捧場。德馨也是此中的一份子。所以和他相識。祇緣有清末造。那些王侯子弟。吃着俸沒有事幹。就終日的哼着小東人店主東的幾句調兒。及至改建民國以後。此風漸漸轉移到上海來。這輕歌妙舞社。就是哼戲的傳習所。小綠草是唱旦角的。總脫不了幾分媚態。德馨一見了面。和他談得非常莫逆。國裕

却又加了心事。知道路上定難下手。也就和在中間談笑解悶。從上海起整整兩天一晚。早到了北京。一同借了西方飯店。揀了兩箇聯號的房間。德馨談着北京的風景。幸虧國裕到過兩次。尙還可以敷衍回答。心中不禁異常着急。帶去那一個當差的。本是同夥。就連晚商議。自己裝着胃痛。說是舊病復發。叫當差的次日一早出外探聽放青島的輪船。佈置脫身之計。那德馨帶來的當差也須指使開他。計議已完。到了第二天下午。就在德馨阿娥吃的茶壺中。下了迷藥。這迷藥的製造。有的說是鬧楊花和傍的毒藥製成。有的說是用閩南茉莉花根製的。究竟也無從探悉。不過當時國裕和他們閒話。故意逗留許久。一壺茶喝得已罄。茶房還沒有到來。就叫自己當差的拿着茶壺出去沖水。這迷藥就在這個時候加入。國裕又分付當差的再到自己房內。拿了許多預備的糖果來。一同吃着。做談話的消閒果子。吃了糖果之後。第一就用着潤口的茶。

說也奇怪。這迷藥一入了口。却比不得糖果。不到五六分鐘。德馨阿娥兩個。同時昏迷不省人事。國裕主僕兩個。立時動手。傾筐倒篋的把德馨帶的鈔票。阿娥帶的首飾。一併揣入懷中。又恐兩人甦醒。先把四手四腳縛住。又找棉花塞住了兩個人的口。再回到自己房中。重把拿到的鈔票首飾。妥妥貼貼的分藏在身。纔叫茶房鎖上房門。帶着德馨帶去底下人。一同出西方飯店。卽在懷中取出一封信來。囑付那底下人。套了車子。到總統府去投遞。倘然不收。你遠遠的等着。我們略有些事。幹好就來。你須老等着不要走開。把這底下人指使開了。國裕和那同夥。立刻趕到車站。買票直達天津。轉搭輪船。直到青島暫避。那德馨的底下人。拿着國裕的信。直奔到總統府。好容易投遞上去。却沒有這信封上所開的人名。祇得遵着國裕的話。遠遠站着。守候國裕主僕到來。可憐左等右等。從下午一點鐘起。等到日光西落。連影子都沒有見。也就不能再等。回

到飯店內去。祇見許多人站滿主人的房門口。也有警察在內。原來德馨和阿娥的迷藥已醒。手足被縛。口中又塞着東西。不能叫喊。一時萬分情急。德馨用盡死力。在地上滾了又滾。始把雙手掙開。解去了足上的繩。又去了口中的棉絮。眼見箱子被褥俱已翻得厯亂。忙向壁上掀動電鈴。再替阿娥解去繩索。心中越是着急。却坐到椅上後。開不出口。茶房推進門來。還是阿娥能穀辦事。喘息略定。和德馨先檢查箱子。知道帶來的鈔票首飾。均已拿去。匆匆忙忙走至隔壁國裕的房間。却是鎖着。叫茶房開了一看。那裏還有人影。這纔把剛纔身受的。和上海經過的情形。一一講了出來。此時早驚動合飯店的人。都道是着了大騙局。想不到從上海直同到北京。方始動手。那飯店裏的總管。就打了個電話到警察廳。不一時派了四個警察到來。北京雖是都城。像這樣奇奇怪怪的騙案。倒也沒有見過。警察因即盤問底細。德馨帶去的那個當差。其時走了。